

五
十
二

○○○規矩方員之至也

一節

張江

定事理之至所以範不至者也夫規矩之於方員聖人之於人倫不自

國蓋全立早

謂至也而天下後世未有能舍此而他求者即欲不尊之曰至得乎今

宇宙之故亦日出其奇矣事相萬也人亦相萬也充其類幾不可勝窮

健剛厚密

而識者究觀之莫非此數事數人在天地間而未之或易此無他則命

於其至者也何謂事方員者是何謂人人倫者是何謂數事與數人方

用中筆端起作勢最工不同

員之有規矩人倫之有聖人者是夫吾疑規矩與聖人者之岌岌不可

硬套古調

恃也久矣理必溯其自來規矩之程運諸方員而出聖人之德歷諸人

倫而成從後起之數而與先焉者爭則操之常不勝勢必要其自往規

更盛言

矩不再作而方員一日而不可離聖人不復生而人倫終古而不可廢

據偶爾之端以爲常焉者律何變之可豫防然而率天下後世之衆之

聰明才力使之舍規爲員舍矩爲方舍聖爲人倫而卒窮而無所復入

衍爲信三句

何也曰至也今夫至也者非獨至而不許眾至又非一至而或可兩至

同然樓下欲盡一層

者也天下惟無所於憾者乃可愜同然之願後之人其指摘於物理人

情也亦常交責以所難能而循方員於規矩循人倫於聖人若適與其

全量相副凡其化裁通變之無弗合者皆揆諸人人之心目以爲必如

是而後卽安者也其至也亦大滿其所同然者耳天下惟無所於岐者

必然性下不以一層語無泛設

乃可定必然之歸後之人其勉強於精神心術也亦或自怨其時不能

而以規矩覈方員以聖人覈人倫更不容有餘地可匿凡其細微曲折之不相侵者皆質諸人人之心目以爲不如是則大不安者也其至也亦謹司其所必然者耳是故規矩無非方員聖人無非人倫此獨至可衆至者也非規矩無方員非聖人無人倫此一至無兩至者也蓋萬物之所以類情萬民之所以立命特此至焉者長在耳不期其至而汎汎圖之天下後世豈復有一事一人之留遺哉

所向無空濶

王巳山先生

至字最難形容通篇緊注欲盡不以兩層落想元精耿耿渣滓淨而清虛來文境至此亦可謂時文之至也○先生初集亦有此題其論

題云此及百工居肆題俱屬比體必對舉合發乃于本文兩之也字
下文兩欲盡兩不以字語氣不隔截發滾發成兩槩矣又有單發下
句將上句硬作穿插于語氣尤屬割裂持論最確近時作比例題頗
有蹈此弊者書以正之○初集後比起云方員視矩人倫視聖人
安象也非規矩不方員非聖人不人倫危機也詮至字亦精然尚有
刻削之迹不如此作同然必然二意更爲渾脫也初集俱先生少作
已足橫絕一世晚年更與道大適矣已山序曉樓文有三變洵然
咳

註

洗洗楚辭小居將洗洗

化裁通變

易上繫化而裁之謂之
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資之深則

二句

方超然

惟自得者逢原則欲之非無故也蓋自得亦正得其原耳所資所取皆

從得字并人取字從取字所人深字

在是君子安得而不欲之且夫人苟有所得皆有所取無淺深一也而

即從深字串到

深造遂理誦思心光如一線之易

君子獨欲觀其深多方焉以先爲之地假非極諸感而遂通之妙則淺

則爲故字逼出

中速化者轉得而傲之而君子之思曰孜孜其初心卒無以自解乃若

由居安而資深而其故有可得而言者矣蓋天下有原者深而無原者

于字醒出妙悟不減道德經

淺片長小善之積豈足挈浩淼之觀而原爲其原乃可自得若得非自

以

得卽異其原強探力索之來豈足語灌輸之利迨至有原以爲資則豈

爲補人後不必再

居安

特居之而已其安身者其利用者也又豈特資之而已其極深者其研

入名楚少二集

下

中一比亦是知行分性却無一點塵腐氣

直抒胸臆情

幾者也詩書有分處之教而深于自得者旋相爲宮是故賦高山之斷

一蘊不生

原評說逢原

句可以言仁會巧笑之逸篇因之悟禮左榮而右拂盡馭拘文牽義之

即是說自得故無兩偏之病

陋必不主故常設他日更端焉而其解又有進于是者矣何者其原無

不在也逢之則取之如掇拾焉而挹彼注茲猶自嫌爲多事道器非互

標經原案

易之名而資于自得者合同而化是故水流物生皆與道以爲體酒掃

平心

應對卽精義之入神左旋而右抽下至糟粕煨燼之餘而動關至極卽

以取其意以誦申微直以達難顯之情轉比入妙

端居無睹焉而其心已有參于前者矣何者其原無所在也取之則逢

以頌爲落意局自然

之如一近焉而擬言議動亦尙剛爲拘墟自得之妙如是故當其始

縮定

也人方左顧右盼不勝其沾沾自喜之私而見夫窮原竟委者有君子

在日月不厭其往來甘苦頓經夫實樂仰志之人不俟其自來則群用

折取故字近于量筆然其行文有

曲折之勢方故由得

竊然笑之以爲彼可人斯始出無與比也而孰知夫出者之有時而不

力壹加色

拙也迨其既也人方左支右詘不勝其張張何之之苦而語以原遠流

長者有君子在窺之而不見其畛望之而不見其涯形釋心融以縱所

自來自往詮自字妙

自往則群適適然驚之以爲彼何人斯始巧不可階也而詎知夫巧者

卒如環

之實無他諺巧也欲其取之故欲其得之也不得之是無其資也欲其

鯉冰消

破題情繩貫珠聯

幽深

取之而皆逢故欲其得之必以自也匪自得之是絕其原也然則造之

字了義

深乃所以爲資之深也與吾安得君子者從居安之後一驗之

題以截爲畛文以貫得脉分明融洽筆妙精深真不愧名父之子

王

已山先生

理境透亮如雲消冰解故不煩鑿險繼幽而堅城立破外間爭以深

與學還淳者無乃探驪而失珠耶

考卷經翼評

自得者得其原也詮逢字卻從得字生根上下自然打和一片此蘇

臺乙卯選校卷冰雪聰明鈍根人不能道其隻字

蘭咳

釋註

感而遂通

繫辭土傳感而思曰孜孜

本書蓋

森水也

灌輸

郡司置

鐵官遠方各以其

安身利川

繫辭下傳利用

極深研幾

木繫

旋相爲

宮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高山

禮表記記詩

左紫右

謂本楚策楚人以

拘文率義

本史記司

挹彼注茲

本大

合同

樂記

而酒掃程汪從應對酒掃與精精義入神本繫辭下傳左旋右抽本鄭氏

糟粕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煨燼孝經煨燼之未擬言議動

易上繫八拘墟以語海者拘于墟也左顧右盼曹植與吳質書左顧右盼旁若無人沾沾自

喜沾沾輕薄也本史記魏其傳拙志弭簡莊子齊物論適適然驚本莊

水篇彼何人斯見小俵俵何之禮仲尼燕居瞽者無

水流朱註一而不息

註補

○○博學而詳

二句

戚藩

崇重詳說

說有詳而得所反則學猶不可據也夫學而博焉能遂約乎詳說之則

是

從說字起

將反矣所以一說而異用歟且理之存乎說之前者甚深而不可據也

亦雪聰明語題旨豁然

則必謀夫理之寓于精言者以要之然而急求其精究至獲粗而止蓋

此比

不能使理之曲折著于吾心雖攬其大畧適得其未事已耳夫學者以

就約字兜入博字

雋妙此是徑約之弊

約期約而未有反也孤陋者其情多岐偶見其一而若可守更閱其二

是博

而又可遷矣夫惟極聞識于周通則指歸不惑也是故事有相反而乃

此比就博字歸重詳說

此是徒博之弊朱子所謂搜求隱

以相效即以博期約而未有反也好古者其奇難棄恃其所信而以爲

備鉤摘奇異合而博求便不是

安將蓄其所疑而亦以爲富矣夫惟衷同異于群言則大要立舉也是

是詳

故功有相盡而乃以相足則博學而又詳說之之爲說約乎驅天下中

下之資追與說要渺之理鮮不以爲素不相識之物斯難之矣廣之耳

折筆爲將以作勢

口之途雖有愚陋不容不悉心于其間此時周容極辨幾于雜泛而難

稽然習之而知其數又習之而明其義將百言之意可以一言盡也抑

金鈴如江所見自淺耳

天下才識之流強爲說易簡之極彼又以爲畧而易盡之事斯忽之矣

縱之文藝之中雖有聰明不能不委折以相赴此時廣慮遠思疑于深

更

苦而鮮獲乃久之而得其變又久之而得其當將多言之旨可以無言

進

說字兼人已二

槩也然則絕學孤鳴其說于天下將何所反乎要以人之說詳之其說

意賅洽

約字都從詳說看出妙

自可深也苟爲已說所未及卽芻蕘探詢亦自通至精至神之極而實

無有人之說者存也存吾說焉已耳百家爭以其說相高尚又將何所

讀書巨眼

反乎要以吾之說詳之其說盡可廢也苟屬吾說所力求雖三代六經

規語篤人

亦自有可革可刪之法則亦無有吾之說者存也存吾說之理已自由

兩說字分開看

前之說可無讀古之誣由後之說可無窮大之弊則博約爲相救之功

詳中有約

約中有詳兩說字合應看

然始之說亦可不論不議而終之說亦可生變生文則博約爲相兼之

用要人之能說約者蓋難之矣

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卽約不是博了

又去尋箇約也傳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

無是處夫子所以憂學之不講也文于詳說二字特見發明亦從讀

書講究中得來自言其所得如此

蔣遜評

說之詳正所以說之約註中非欲徒博不可徑約兩意夾出原端重在詳說上也認定題旨說來六通四闢昔人謂禪家貴悟詩家亦貴悟此釋文皆悟後語也○价人先生文類多艱隘此作獨有怡然涵

然之妙學章羅而得其精液乃有此境

蘭咳

釋註

大畧

三國志而亮

易簡

易無留難也簡無多事也繫辭

聰明

莊子在

聰明

留聲

詩大雅

詢于

易義○周

有人之說者存也

韓愈

百家

莊子百家之學

窮大

易序卦傳窮大

不論不議

莊子齊物論六合之

論而不議

舍之內聖人

時或稱而道之

窮大者必失其居

不論不議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

周公思兼 一節

張玉書

以相道兼列聖而得其無逸之心焉夫周公與三王事異而心一也思

起勢雄偉

而得得而施誠存之之君子哉今夫前聖後聖相師於異日而不能相

聚於一時此亦天之所無如何也而聖人之憂勤惕厲由此起矣歷觀

未便作提緊篇法小自痛

古之君子自三王以後有臣道繼君道之終相業總王業之盛者其周

公乎周公統承重任輔翼冲人所履非三王之位所遇非三王之時而

從三王振出思字有

所治猶然三王之天下也於是公之心追而爲思焉綜詩書而論治其

人已往而其事猶新是卽三王與我遇矣我欲告無罪於天子必告無

清轉之筆句法不嫌冗長

罪於先人旣告無罪於先人必告無罪於夏商之祖蓋少缺焉而公心

憾也登明堂而懷古其德配天而其事垂後是卽三王至今存矣今日

使天下見吾君之事必使天下如見先君之事既使天下見先君之事

必使天下如見禹湯爲君之事蓋缺一焉而公心憂也以公之才濟公

之思兼施四事夫復何慮哉雖然事非一策論也我觀文考作豐公治

非題正解然發不合意却極靈騁此段識見議論俱超筆力亦極闊

東陝寧王歸錦公治西京卽公之一身而鑑京之治不盡合於豐豐京

雖乃三題萬之警策

之治不盡合於錦又況山周遡商維有歷年由商遡夏維有歷年天運

代更人事互異強而合之此必不得之勢也而謂公能已於思乎未嘗

思之而事事皆可思思之而疑者必求其一是曹伏於隱微憂生於燕

笑二王處此度有必欲盡之圖維則孫子之謀安得辭其痒也曹曹於